



抠门老公的 圣诞礼物

□胡玉兰



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快到了。以前，老公可是会很折腾的，每年圣诞前夕他都不知从哪里弄回来一些奇形怪状的圣诞树，如小松柏、仿真椰子树、桃花树，用藤条和花环做装饰，然后在上面挂满五颜六色包装精美的小礼物。圣诞午夜的钟声刚一敲过，我和女儿就欢天喜地地去抢那些礼物，有巧克力、漂亮的发卡、胸针、精致的钢笔、手表等等。结婚五周年那次，我还意外地从那棵树上抢到了一只铂金钻戒……那样的日子现在每每回想，仍然激动人心。

但自从按揭了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，原本慷慨大方的老公变得非常小气，甚至有些“抠门”。不仅将自己的香烟从“黄鹤楼”换成了“中南海”，还将我的“神州行”换成了“小灵通”，甚至连女儿每日两盒牛奶也缩减成每日一盒。面对房贷带来的巨额债务，身为一家之主的公公所承受的压力，我还是能够理解的。

今年的圣诞节，老公会怎么打发我们母女俩呢？我试探性地问老公，想从他嘴里套出一些久违的惊喜。老公想了想，拍拍我的头，“放心吧，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，今年的圣诞树肯定比往年的都丰富。上面的礼物一定多得让你们摘也摘不完。”我赶紧将这一重大喜讯通报给了女儿，女儿也兴奋得不得了。

昨天下午接了女儿一同回到家，老公坐在沙发上看书，见我们回来，堆出一脸的坏笑。我想，这家伙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这种“标志性”的笑容我太了解了。没想到女儿居然也深谙此道，张口就问，“老爸，圣诞节就快到了，你这么笑，今年是不是不想给我和妈妈买圣诞礼物了？”老公笑得更离谱了，“谁说不给你们买圣诞礼物了？我刚才去买圣诞树，没想到人家老板考虑得真周到，买圣诞树还搭送礼物。”说完，指了指阳台。

我跟女儿先恐后地冲到阳台——天哪，正如老公所透露的，今年圣诞树上的“礼物”可真多，多得简直数不过来。女儿顺手摘下一颗“礼物”剥开后放入嘴里，“我的妈呀，好酸。”哈哈，温室里培植的金桔，能不酸么？



们则趁机告诉人们这个低碳圣诞的理念。

直到半夜，我们的游行才结束，孩子们恋恋不舍地向罗伯特先生全家告别。通过这次圣诞Party，平时这些不愿多走一步路的小家伙，竟然一致同意暂时把车停在罗伯特家的停车场，然后步行回家，迈开了低碳生活的第一步。

和外教过圣诞

□谢汝平

圣诞节即将来临，外教罗伯特先生一家显得尤其兴奋，他邀请我们几位中国同事及家人与他们共度佳节，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Party。能有机会和外国人一起过圣诞节，我们都非常高兴，大家群策群力，为即将到来的圣诞Party准备着。就在圣诞将到的时候，罗伯特先生再次约见我们，说他要改变计划，现在提倡低碳生活，他准备过一个低碳圣诞节。

平安夜的晚上，大家齐聚在罗伯特先生的院子里。他家黑灯瞎火的，所有房间的灯都没有开。罗伯特先生说，这是低碳圣诞的第一步，既节约能源，又可以增加神秘气氛。院子当中摆着一棵圣诞树，圣诞树上没有五颜六色的彩灯，但是在月光的映照下，圣诞树不时闪烁着亮光。罗伯特先生说，今晚的月亮帮了我们的忙，这些旧衣服上拆下来的亮片，挂在树

上效果还是蛮好的，像星星一样。

Party正式开始，孩子们每个人拿出自己写的对新的一年祝福的纸条，折叠成纸鹤，挂在圣诞树上，接着开始许愿。看着孩子们虔诚的样子，大家都很感动。许愿完毕，主人拿出准备好的食物，分发给每个人。待大家吃完食物，开始表演节目。节目的内容也很丰富，有讲故事的，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。罗伯特先生的手风琴和夫人的小提琴一起给大家伴奏，总之没有见到一点电声乐器，但那纯美的音乐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。

演出结束，高潮来临，罗伯特先生穿上了自制的圣诞老人服装，粘着两撇俏皮的白胡子，非常可爱。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辆人力平板车，由他的两个孩子拉着，孩子头上戴着小鹿的面具，迈着欢快的脚步，其他孩子“哗”地围了上去，大家

一起拉着车，走出了家门。一路上，只要碰到人，罗伯特先生就会用不太娴熟的中文祝福“圣诞快乐”，并且会得到热情的回应。碰到孩子，罗伯特先生还会从面前那个大袋子里，拿出文具之类的小礼物送上，赢得孩子们由衷的感谢声。很多大人和孩子好奇地跟着我们的圣诞车一起往前走，人越聚越多，我



圣诞礼物在袜子里

□朱云

八年前的那个圣诞，每当我想起，心里便会泛起波澜。那年，圣诞节还没有到，我便央求老公买礼物给我，因为，每年他都会送一件礼物。虽然，我口口声声对他说要礼物，可是每当他要准备给我买时，我又会一再要求他买礼物可以，一定要买便宜的。

结婚才只两年的我们，经济基础一直是我们的重大问题，房奴的日子还要过二十年，不节约一点怎么能行。正因为经济的原因，结婚的时候，他都没能给我买一枚钻戒。没有钻戒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，我相信，

两人只要相爱，外在的一些因素，影响不到两人的感情。

只是有段日子，我发觉，老公似乎变了，变得不再爱和我说话，就连我对他说买圣诞礼物时，他都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不用操心了。”当我再想对他说什么时，他却倒头就睡，全然不顾我的感受。我不明白他怎么了，难道说，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。他不再爱我了，还是因为背负的生活压力太大，让他不再象当初对我那般的呵护。天，越来越冷，可他每天却回来的越来越晚。

终于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对他大吼大叫。他轻声说：“相信我是爱你的，一辈子。其他的事情，你不用操心，你只管守好这个家，就好。”他说完后便将我拥入怀中，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曾经的那份爱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

他依旧早出晚归，而我也怀疑他对我的爱有所改变了。平安夜的那天，他回到家时，已经凌晨了，当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时，将一包东西放在了我的枕头下面。闭着眼睛我摸了摸，感觉是一双袜子。

清晨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。打开那双袜子，我居然看见有一个锦袋，打开锦袋，竟然是一枚钻戒。那一刻，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没一会，他打来了电话，电话中他说：“圣诞快乐。”后来，我才得知，为了给我买这枚钻戒，他连着在单位加了两个月的班。

多年后，我们的条件也渐渐好了起来，当他提出要再给我换枚大一点的钻戒时。我说：“我只要这一枚，这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爱的见证，无论如何，也要留着它。”

连载



七年的最后一个夜晚，我睡不着。明天要出狱了，兴奋倒没觉得，这么长时间的牢坐下来，再急躁的人也磨得没了性子，只是有些惶恐，不知道隔绝的这七年里，是否还会有人记得我？而出狱之后，是否有人会依然在原地等我？自嘲地笑笑，这么多年了，依旧还是放不开。我早已不是当年的章亦深，七年的铁窗岁月，即使足够我偿还所有的债，时间也不可能回到相遇的最初。

与清浅，终究只是一场情深缘浅的梦罢了。情不自禁地叹气，眼神黯然心绪飞扬，往事一幕幕像过电影般从眼前掠过，明知是往事，依然令我如饮鸩酒欲罢不能。实际上，如果沒有这些可回忆的往事，我无法支撑自己度过这漫漫七年。无时无刻不在想她，思念像一条小蛇，藏匿在身体不知名的角落细细咬噬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是和许至阳在一起了？又或者找到了别的归宿？

不，我不能想这些，想这些只会让我的心痛，明明是承诺了放她自由给她幸福的，然而强势霸道的种子仍潜藏在我内心深处肆虐生长，我不能接受至爱之人别有怀抱，那怕仅仅只是想一想这个可能的后果，都会让我痛彻心扉。

所以出狱以后，如果你早已经忘了我，那你最好永远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对她倾心，似乎在很早以前，然而那时，我并非

知这就是倾心了。那是在一个无聊至极的酒会上，饮着貌合神离的酒，打着尔虞我诈的主意，玩着醉生梦死的游戏，如果不是和酒会主人有交情，拂袖而去有碍他的面子，我根本就懒得在这里多待片刻。但偏偏这场上，居然还真的有一个女人，对有钱的男人没有任何兴趣。哦不对，不是没有兴趣，而是她所感兴趣的那个男人，实在是让我大跌眼镜。

依稀记得他叫徐震，似乎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，公司规模也算中上，靠不法手段牟取了不少暴利，在业界出了名的狡猾奸细如鬼。他似乎很不得见那个女孩子，说话也没什么礼貌，但那个女孩锲而不舍地一再纠缠着他，而且看样子也不客气，清秀的眉眼执著的神情，固执地跟前跟后，那阵仗那架势，活像是徐震欠了她一大笔钱。

双方争论了几句，眼看那女孩子柳眉倒竖，立时就要谈崩，结果徐震居然借上洗手间的空档溜之大吉。我微微一笑，一口喝干杯中的酒，立时觉得这个宴会也不是那么沉闷了。

随后我也进了洗手间，徐震正在里面一边洗手一边低声咒骂，我呵呵一笑道：“怎么？徐总你遇到麻烦了？”徐震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和他搭话，愣了一愣才道：“是啊，被个黄毛丫头缠住了。”“没见过这么能缠的主，天天上我的公司烦我不说，还跑

到这里来纠缠不清，要不是看在她家新死了人，我非得报警抓她不可。”“难道她找你是为了公事？”我装作随意地问道。

“是啊，她弟弟在我的工地做小工，一不小心跌死了，我钱也赔了她还不满足，硬说她弟弟的死和我们公司有关，你说这不是纯粹来找碴儿吗？一个农民工死了，在哪家工地不是万儿八千地就打发了，偏她还这么狮子大张口！”“农民工就不是人了？你徐总腰缠万贯，难道不是赚的这些农民工的血汗钱？”按说这徐震也算是个伶俐人，察觉到我口气不善，立时嘿嘿笑道：“我这不是发发牢骚吗？章总你别见怪。”“既然不想见，那你还杵在这里做什么？出洗手间的门大厅右转就是出口，可没谁拦你的脚步！”

“我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走。”尽管他的脸色僵了僵，但他还是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


◆作者：芬妮欣欣
◆出版社：朝华出版社



新的疑团

送走了林朝晖，我们三人也没有什么交流，径直回了房间。房间里有两张床，自然还是让我和瑞恩占据着，老福习惯性地沙发上蜷缩着。

“你说，”我不由轻轻地开口说道，“咱们现在都进入21世纪已经十年头了，这是一个相信科学的年代，为什么还有这种愚昧的人，会相信悬尸索魂，然后会获得超能力这种荒唐、无稽的事呢？”

“很多事情，哪怕我们现在生活在科学极度发达的年代，都无法解释。金字塔诅咒，百慕大死亡三角，厄瓜多尔大隧道、UFO、尼斯湖怪兽，以及玛雅人前面已经实现了的9个预言，等等，我们都无法解释。”老福徐徐说道。

这个时候一直安静躺着的瑞恩也说话了：“鬼神怪物之类的东西，没见过的人会冠冕堂皇地拿科学来解释，见过的人却深信不疑——或者接受过洗脑教育的人。科学此时根本就不值一提。”

老福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道：“我甚至相信那些吸魂的人，真的有方法藉此获得超能力。”

“夏先生让我把这个转交给给你。”瑞恩从兜里掏出来一个盒子，递向林朝晖。

在车上林朝晖才打开那个盒子，里面居然是从鄂都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假冒的夏福佑托老福夫转交给老福的那个骷髅球。——他看了先是一愣，紧接着好像就明白了什么似的，就把鼻子凑近那铁球仔细地闻了闻，然后就收起来了。

林医生开车张家界市第二中心医院，经化验那个骷髅球后，回来说：“我今天去找你们，是想告诉你们我昨晚对死者齐万福做了尸体解剖，发现了他体内含有大量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物质，这种物质是一些毒品——比如摇头丸的主要成分。”

“你是说，”瑞恩接话道，“死者生前是个瘾君子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林医生答道，“更奇怪的是，这种毒品中还掺杂了一些碱性的催化剂物质。这样会促使毒品在体内更快地发作，但是也会导致心脏短时间内不能承受外界的突发性剧烈运动的压力，短时间供血不足，突然暴毙。”

我插嘴道：“难道齐万福不是死于中毒，而是因为吸食毒品过量，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而暴毙？”



◆作者：儒爵爷
◆出版社：古吴轩出版社

这个健身球，我刚才拿去化验，他的外表面，也附有少量的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分子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一时语塞，这个绘成骷髅状的健身球，是一个冒充老福的人托老福夫送给老福的，那个人送的球面上含有和齐万福体内相同的物质。“难道，难道冒充老福的人就是齐万福？”

“可是，齐万福为什么要派人冒充夏先生呢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健身球托人送给夏先生呢？他能事先知道你们去了鄂都，也必定会知道你们会来张家界找他的，为什么他还会等在家里坐以待毙呢？自己最后又是遭什么人杀害的呢？”林朝晖又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。

“哎，这一切，现在都只是我们的设想罢了，看来我们还需搜集更多的线索来推敲下去了。”林朝晖叹了一口气说道。

我点了点头答道：“嗯，不知道老福此番回鄂都会有什么收获。”

